

一山飞峙大江边

——邹建军教授从教三十周年庆贺文集

王金黄 编

■ 卓尔书店

一山飞峙大江边

——邹建军教授从教三十周年庆贺文集

王金黄 编



卓尔书店

一山飞峙大江边

——邹建军教授从教三十周年庆贺文集

Zall Bookstores Pte.ltd./ 卓尔书店 出版

9 Temasek Boulevard, 31/F Suntec Tower 2, Singapore 038989

电话: (65) 6559 6223/6224

传真: (65) 6336 6110

ISBN/ 国际标准书号: 978-981-09-2349-5

Title/ 书名: 一山飞峙大江边——邹建军教授从教 30 周年庆贺文集

Editor/ 编: Wang Jinhuang/ 王金黄

Edition/ 版次: New/ 第一版

Language/ 语言: Chinese/ 中文

Date Of Publication/ 出版日期: 2014-11

Email/ 电邮: zallsh@163.com

Retail price/ 定价: S\$13.00 RMB 67.00

邓小平图书馆

赵红



鄧小平

2015年春



邹建军 教授

目 录

►► 第一辑 为人之道

- | | |
|-------------------------------|---------|
|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老师——庆贺邹建军教授任教三十周年 | 王宏晓 003 |
| ◎风雨如晦，既遇良师 | 胡 静 006 |
| ◎十年光阴似晴岚 | 谭彬彬 010 |
| ◎用爱心铸就的师魂 | 梁桂平 013 |
| ◎写诗的秘密 | 陈有才 016 |
| ◎谈诗论赋之间 | 李庆福 019 |
| ◎记忆中的湖山 | 常丽洁 023 |
| ◎凤凰日记 | 常丽洁 026 |
| ◎十年之间 | 段风丽 034 |
| ◎惟山先生趣事 | 韩可弟 036 |
| ◎青青莲叶 | 王会霞 040 |
| ◎记忆之间 | 雷文学 042 |
| ◎朴实热忱 刚毅坚韧 | 邓 岚 045 |
| ◎回首如暖风 | 代云芳 048 |
| ◎一年之“记”始于春 | 邵思巧 050 |
| ◎才华横溢的诗歌使者 | 江贤军 055 |
| ◎笑面人生 | 胡志刚 058 |
| ◎缪斯的灵光 | 余小刚 059 |

►► 第二辑 从教之路

- | | |
|----------------|---------|
| ◎慕蒨赋 | 蒋士美 063 |
| ◎那一段想摘星星的日子 | 李志艳 065 |
| ◎一无二有 | 谭国栋 068 |
| ◎一阵春风突然来到了我的胸前 | 王芳实 070 |
| ◎师如明灯 | 刘 姪 072 |
| ◎有声有色 不求不争 | 张 琼 075 |
| ◎严师与益友 | 王海燕 078 |
| ◎进取而稳健的研究生教育理念 | 赵义华 080 |
| ◎意味的本真，抑或与孤寂相关 | 魏 颀 083 |
| ◎师恩如海 | 唐灿灿 086 |
| ◎永远的斯芬克斯之谜 | 曾小月 088 |
| ◎因为诗歌，感恩老师 | 李孟姣 091 |
| ◎邹门小叙 | 彭姗姗 093 |
| ◎风筝与风 | 蔡译萱 097 |
| ◎我眼中的惟山先生 | 李一扬 100 |

►► 第三辑 学术研究

- | | |
|--|-----------------|
| ◎《南海学术》创刊词 | 邹惟山 105 |
| ◎南海学派与《南海学术》 | 薛 晓 108 |
| ◎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 | 邹建军 111 |
| ◎文学地理学在外国文学批评中的初航 ——以《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
易卜生诗歌研究》为中心 | 高旭东 李 屹 康 毅 136 |
| ◎寻找被忽视的那个易卜生——评《易卜生诗剧研究》 | 肖徐或 141 |
| ◎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发展动因 | 张 琼 146 |
| ◎驰骋于剧幕间的飞马——评《易卜生诗剧研究》 | 袁艺林 151 |
| ◎新视野下的易卜生诗学——评《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易卜生诗歌研究》 | 袁艺林 156 |
| ◎原创·对话·实践——评《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 | 颜红菲 161 |
| ◎读邹建军著《中国新诗理论研究》 | 金宏宇 167 |
| ◎灵机妙悟传千古——读邹建军《中国新诗理论研究》 | 章亚昕 169 |

◎ 雏凤清于老凤声——评邹建军《中国新诗理论研究》	陈雄飞 171
◎ 现代诗论研究的新成果——读《中国新诗理论研究》	熊国华 176
◎ 新见迭出的创造——评邹建军《大中华诗学》	黎山晓 178
◎ 《大中华诗学》的构架及成就	胡鸿延 180
◎ 当代诗作的精微探析——读《中国朦胧诗纯情诗多解辞典》	吴开晋 183
◎ 气度恢弘，风采卓然——邹建军诗歌观扫描	雷业洪 186
◎ 邹建军的诗歌理论研究	潘颂德 191
◎ 立足大中华 着眼诗意象——邹建军的诗学观	余小刚 196
◎ 华文新诗的淘金工程——评《世界华文新诗佳句类典》	余小刚 201
◎ 说长道短论新诗——关于《世纪末的沉思》的沉思	蒋登科 203
◎ 花的呈示和园丁的工作——评《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萃精评》	李青果 205
◎ 花叫鸟翔窥邹园——序《邹建军教授访谈录》	赵国泰 207
◎ 继往开来 集腋成裘——读《中国学者眼中的华裔美国文学》	王冠含 209
◎ 学者如禾如稻——读《邹建军教授访谈录》	桂延松 212
◎ 半个世纪的历史轨迹——读《银桂飘香的岁月——邹建军评论与研究集》	刘玉杰 216
◎ 南海学派学风的构成及其意义	王金黄 222

►► 第四辑 诗文创作

◎ 《东林诗刊》创刊词	邹惟山 231
◎ 东林诗派与《东林诗刊》	刘 凤 235
◎ 坚守在山水抒情诗格律实验的麦田——读邹惟山汉语抒情十四行诗	江少川 236
◎ 常葆诗情、勇于试验的证明——序邹惟山诗集《对话塔里木》	樊 星 246
◎ 曲径通幽的结构艺术——邹惟山赋作中的地理意象形态	杜雪琴 248
◎ 《五行与世界》中的“五行”与“世界”	陈富瑞 254
◎ 直觉中的哲思——《俩母山的石头》中的诗性之思	袁艺林 258
◎ 自性自足的现代浪漫诗——读邹惟山先生十四行抒情诗	黄 惠 263
◎ 圆融和美，上善若水——惟山先生十四行诗管窥	白阳明 269
◎ 我们如何才可能诗意的栖居——论《江汉之雾》中的生态情怀	涂慧琴 274
◎ 大隐于赋 小隐于联——《江上有峰》序	罗广才 279
◎ 俩母山迤迤的诗意穹窿——邹惟山诗歌的乡情真谛	张用生 281

◎当代诗坛上的空谷之音——读《空谷幽兰十四行诗九首》	罗胸怀 287
◎论邹惟山诗歌的精神特质——以《汉语十四行实验诗集》和 《邹惟山十四行抒情诗集》为例	王冠含 291
◎水质的年轮——读邹惟山诗集《时光的年轮》	郝俊 297
◎读《圆山之鹤》与《末代地主王有余先生》	刘婷婷 300
◎繁华落尽见真淳——论惟山诗歌的自然之道	夏成 302
◎《竹雨松风》中的意象与境界	袁循 306
◎论《竹雨松风》与《少年的心愿》自然意象的差异性	袁循 315
◎《九凤神鸟》与《达顿河》比较研究	刘玉杰 321
◎《雪中与老屋对视》艺术结构论	王金黄 326
◎论《竹雨松风》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审美观上的差异	王金黄 332
◎大圆之美——论邹惟山十四行诗中的太极智慧	叶雨其 338
◎论邹惟山先生的辞赋创作	辜学超 346
◎《汉语十四行试验诗集》的音韵艺术	白天伟 349
◎语言的可能及世界的追问——读《邹惟山十四行抒情诗集》	白忠俊 彭智烨 352

►► 附录

◎邹建军文学与学术活动纪年	357
◎邹建军学术论文与文学作品系年目录	375
◎邹建军著作、编著、编选系年目录	395
◎邹建军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397

►► 编后记

王金黄 403

第一辑
为人之道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老师

——庆贺邹建军教授任教三十周年

王宏晓

今年是我们敬爱的邹建军教授从教三十周年。三十年，半个甲子的宝贵时光。一路走来，既有长途跋涉不为人知的艰辛，也有饱览无限风光的喜悦；既洒满了不懈追求的汗水，也充满了收获成功的欢乐，特别值得回味和总结。我一直想做点什么，借以表达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与思念之情。

韩愈说：师者，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古人对老师天职和本分的精辟概括。我认为，过去三十年，邹老师很好地履行了一名大学教师的天职，很好地尽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本分。从中南民族大学到华中师范大学，他直接教过的本科生有数千人之多，指导过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有一百多人。至于像我这样，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的学生，更是多不胜数。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今，他教过的学生，遍布海内外，纵横各行业，可谓桃李满天下。我想，作为一名教师，这应该是他这一生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幸福了！

如果说教书育人是邹老师的本分，那么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则是他的“专攻”。作为一位勤奋严谨的学者，他一直致力于中国诗歌理论与中外诗歌批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系到当代中国诗歌命运的“大中华诗学”。三十年探微发幽、潜心钻研，三十年寒来暑往、苦心孤诣，他在学术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斐然，影响日大。先后写作出版了十多部学术著作，如《台港现代诗论十二家》、《大中华诗学》、《现代诗学》、《现代诗的意象结构》、《多维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与当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邹建军教授访谈录》等，开创性地创立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创立了南海学派——老师理所当然成为了该学派的开山鼻祖和掌门人。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笔耕不辍的诗人和作家，他的十四行诗取“拿来主义”之态度，师夷敢超越、食古能化之，写得

摇曳生姿、气韵独具，写得情采并茂、美不胜收，充满了中国内涵、民族风格、时代特色。在他的影响下，他与其他诗人一起，建立了当代中国的自然山水诗派——东林诗派。老师的散文，凝结着丰厚的人生阅历、岁月积淀，无论是写巴蜀故土的山川风物，还是写神州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还是写亲情、友情、爱情，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至纯至真的家国大爱、至善至美的赤子情怀、至深至厚的人生感悟。读之品之，如饮陈年佳酿，令人唇齿留香，沉醉其中，回味无穷。

更为重要的是，邹老师的成功与可贵，还远远不止于此。他之所以深受学生们的敬仰和爱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生活态度、目标方向的正确引导。师徒关系，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里，是一种仅次于亲子的关系。师徒之间，既传承着某种重要的学问或技能，更传承着中国的文化。为师，为徒，世人分别有不同的规范和要求。“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为徒之道。对于老师，不仅要对学生尽“传道，授业，解惑”之责，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更要知行合一、言传身教，当好学生的人生导师，也就是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一标准和要求，以今天的眼光看或许有点过高，有苛求之嫌，但是我认为，邹老师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做到了这一点，并且还做得相当到位，在当代中国的文学教育界，也许很少有人能够和邹老师相比了。

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〇年，我在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也就是现在的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学习，有幸与邹老师相识，追随老师学诗作文，受他教诲很多，至今感到受益匪浅。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东西剧烈碰撞，新旧尖锐交锋，理想与现实背离，体力与脑力倒挂，青春与迷茫相伴，激情与浮躁并存。在那样的大环境下，邹老师从不夸夸其谈，从不空发议论，从不牢骚抱怨，从不消极消沉，从不在无益的事情上浪费时光。他总是认真负责地上好每一节课，总是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写作、查资料、做学问，总是热情接待、耐心指导每一位认识或不认识的求教者，其中还包括一些来自全国各地慕名来访的诗歌爱好者。那时候，老师住在阅马场附近，湖北省文化厅的宿舍。我是老师家的常客，在他的陋室里，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行业的求教者。我在与老师颇为频繁的交往中，深感老师个性淡定如山、宽厚如海，待人真诚热情、慷慨豪爽。他对人发自内心的关心、帮助，使每一位与他交往的人感动和难忘。他是那种心智单纯、生活简单、目标专一、做事极为用心的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大学时代他就确立了诗歌研究与创作的兴趣，毕业从教后更是以此为主攻方向，咬定青山不放松，朝乾夕惕、心无旁骛。当时，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操剃头刀的，“读书无用论”盛行。邹老师不为流俗左右，逆风行进，特立独行，坚持、坚守自己的学术追求，执着、痴迷于求知求真的理想事业，对我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影响。老师是个正能量十足的人，阳光、率真、风趣、幽默，对社会、对未来充满乐观和自信，对生活充满热情，对人生积极进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他的濡染下，我逐步由一个浮躁的“愤青”变成一个脚踏实地、勤勉务实的人。毕业二十多年来，随着涉世愈深、经事愈多、走得愈远，我越发体会到这种人

生态度、性格特质的可贵，越发感念老师当年的言传身教。

反观近些年在或长或短的培训学习中，接触到的一些高校教师，常常令人心生感慨。第一种属于“教书匠型”，到点上课，课完走人，上课与学生无讨论，下课与学生无交流，几年下来，老师叫不出学生的名字，学生自然也就把老师忘记了。第二种属于“逐利型”，视赚钱为第一要义，热衷于跑关系、搞课题，热衷于办班、挣外块，只搞课题不教书，或只教书不育人。第三种属于“牢骚型”，对什么都不满意，对一切都看不顺眼，骂政府、骂体制、骂社会。第四种属于“及时行乐型”，吃吃喝喝，唱唱跳跳，游山玩水，风花雪月。这固然是一部分人的行为，代表不了高校教师这么一个很大的群体，且与时下的社会风气密不可分，但当代中国师德之不彰和沦落，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年，每当触及这一话题，我就不禁想起邹老师，想起他是如何当老师的，想起他是如何以自己的嘉言懿行教育和影响自己的每一位学生的。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不正是像邹老师这样，坚守为师之道、恪尽育人职责的老师吗？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正是邹老师这样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老师吗？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谨以此文纪念邹老师从教三十周年。

2014年7月于北京圆明园

（作者系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86级学生，经济学硕士，现供职于国家民委新疆工作局。）

风雨如晦，既遇良师

胡 静

自武昌火车站出发，538路公共汽车风驰电掣，一路向鲁巷开来，一如二十年前。穿过时光的隧道，我又一次看见了二十年前的我，穿着色调暗沉的外套，单薄的身躯和消瘦的脸庞都显露出营养不良的痕迹，十八岁的我，沉默寡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似乎与这个世界无关。这趟车的终点站是中南民族学院，我即将要上大学的地方。对这个学校我一无所知，但我欣喜的是，我可以离开家庭，独立地生活了，尽管经济上还并未独立。

我想那些成长于幸福完整的家庭的孩子，是无法理解他人青春期的创痛的。我并非早熟，也并不颖悟，但来自家庭的持久的冷漠与粗暴的对待，仍然在我的心理和生理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我常常想象自己是哪吒，也许有一天我会剔骨还父，剥肉还母，了却这肉体凡胎欠他们的孽债。然而，我更渴望的是，有一天突然发现，原来我并不是他们的孩子。这样，一切的困惑就可以得到释然，一切的苦痛也可以得到安慰了。

然而，十八岁的我来到武汉这座城市的时候，并不知道等待我的是怎样的人生和命运，我唯一知道的是我自由了，如果可能，我可以追求一点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似乎是懵懵懂懂地走过了大学三年，作为专科生的我，唯一等待着两年后可以考研研究生的机会。一九九九年，我在专科毕业两年之后，幸运地考取了研究生，成为了邹建军老师的学生。在见到邹老师的那一刹那，天空晴朗，岁月静好，而我的世界依旧荆棘满地，触目惊心。

我小心地守护着自己纷乱的心情和不堪言明的生活，努力投身于刚开始的学术事业。邹老师那个时候带的学生不多，所以我很幸运地得以常常跟老师见面，聆听老师的教诲。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和两位师兄经常向老师请教的，并非仅仅是学术上的问题，事实上好像经常是一些自己生活中碰到的解不开的难题和想不开的心结。邹老师那个时候还很年轻，但他似乎总能三言两语就解开我们难解的心结，化解我们每一个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能够与邹老师相伴的日子，每一天都像是一首诗。在南湖边散步的时候，邹老师会即兴讲解一些平时没有讲到的文坛故事，让我们得以了解一个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与人生经

历的联系；在课堂的时候，邹老师指导我们细读文本，对每一行诗都要细细体会，用心感受；有的时候，邹老师又像个小孩一样，津津乐道于菜肴的鲜美与生活中的滑稽趣事，逗得我们开怀大笑。然而，更多的时候，邹老师都是以举重若轻的方式给予我们每一个学生以指点 and 教诲。这种教诲中渗透着一份来自师长的细腻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份关怀有的时候是困境中默默的支持，有的时候是纷纭变幻中坚定的维护，有的时候则是面对生活挫折时的一种淡定超然的态度。于是，我们渐渐习惯于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去询问邹老师的意见，而他每次的判断似乎都更符合我们的预期，因为他似乎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每个人的缺点与优点，他总是鼓励我们扬长避短，开创自己的事业与生活。

愚钝于我，终于也慢慢试探着走出自己的围城，走向真实的生活。不仅是我，我的两个师兄，后来的师弟和师妹们，似乎也在经历着同样的人生洗礼。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开始的青涩、紧张、乖僻、自卑，走向一种与自然和谐，与生活混色的融洽之中。这种变化是润物细无声般进行着的，是于谈笑和饮食之间进行的，与邹老师的相处改变着我们每一个学生，从不同的方面改变着我们对事业和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古时候孔子教导学生的那种方式吧，言传身教，有教无类。由于我们各有自己的优劣之处，在以后的人生中也许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还会遭遇更多的不平，但是从邹老师这里，我们或多或少地已经获得了某种能抗衡世界的精神力量。

在邹老师的学术生涯里，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占据着很大的时空领域，与此相伴的是诗歌创作。也许在邹老师看来，一个只有理论建树的诗歌研究者，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诗歌的“解语者”。但邹老师并不强求每一个诗歌研究者都必须创作诗歌。“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只有那真正来自生活的深切感受和充沛的情感酝酿，才能激荡为诗的形式。邹老师在进入人生的不惑之年后，诗歌创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许多他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新的感悟开始以哲理的形式和自然的语态，进入诗的阶行之中，这是邹老师将他的人生经历赋予诗歌，从而给予我们的一种新的启发与教诲。

记得叶嘉莹先生在谈及自己的诗词讲授之旅时，曾反复地提及，她之所以站立在讲堂上讲授古典诗词，“盖皆由于我自幼养成的对于诗词中之感发生命的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的共鸣。”“是诗歌中生生不已的生命使我对诗歌的讲授乐此不疲的”。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邹老师，作为一个研究生导师，作为一个诗歌理论家，邹老师似乎也是从诗歌中获取的生生不已的生命感悟给予我们这些学生以谆谆教诲的。这种教诲，似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课堂讲授所能达到的，因为这不是简单的知识的传递，而是生命能量的激发，是个体精神与个体精神的碰撞，是流动的水的灌溉与芳草的播种，它在每一个学生心灵中种下希望与豁达的种子，让他们得以独立地成长去迎接人生的风风雨雨。

我渐渐明白，成长对于每一个人都意味着作茧自缚，再化茧而出。那些曾经困扰我的，我以为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痛苦与悲伤，也一定曾经困扰过与我仿佛年龄的大部分青年。只不过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痛苦的来源与性质不同而已，而痛苦的程度与时间是不相上下的。我们都曾经是丑陋的虫儿，当我们将自己困顿于狭小的茧中的时候，我们其实都需要有一

个可以给我们冲破茧甬的力量，引领我们去飞翔的人。我很幸运，在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我碰到了邹老师，他谈笑风生，不过是几番指点，就化解了遮蔽我十多年的阴翳，使我挣出自己困顿的甬，开始笨拙地飞翔。我原本木讷沉闷的生活似乎开始变得有些生机，那些沉潜在我心灵深处的晦暗无比的记忆开始慢慢淡出我生命的轨道，而我终于也开始敢于勇敢地面对与承担。

作为邹老师的学生中第一个考上博士生的人，我在后来的师弟师妹中被寄予了太多希望的符号。而化解这沉重的符号的是一句戏言，据说当初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胡静都能考上博士，我跟她水平差不多，我也能考上”。不知道考博的辛苦是否在这番戏言中被化解，后来邹老师的学生大部分都考取了博士生，并顺利获得博士学位。或许对待某一沉重压抑的话题最好的化解办法就是戏说一番，这在很大程度上能给人心理暗示，并在行动中赋予勇气和力量。邹老师是极擅长戏言人生的，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或是在闲谈的中途，他会突然在严肃的话题中加进一些自己独特的评价，诙谐之极，惹得我们开怀大笑一番。有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因为记住了这些开怀大笑的时刻，才更深地记住了一门课程的讲授内容。慢慢的，邹老师的这种独门绝技——诙谐幽默，似乎也传染了邹门的弟子们。当我现在也为人师，站立在三尺讲坛之上，每当我讲到某些令学生们莞尔一笑或是开怀大笑的时刻，我总会记得是邹老师在我心中播下了诙谐和幽默的种子。

在邹老师的诙谐和幽默中总有一种独特的率真，这或许是他作为诗人的本性。在严肃的理论思考之后，他总有一番基于常识的判断和发自内心的对某些事件的独特判断，有时候似乎是对事件的一种反讽，有的时候是对某些事件意义的消解。记不清有多少次，每次听到邹老师发表类似的邹氏评语时，我总是在众声欢笑之下有一份沉思与怀想。也许是因为邹老师来自四川深山丛林的缘故，他的确有着一份不同常人的对土地与山水的亲切感受，而由于他作为诗人兼诗评家的缘故，他的理论研究与常识判断又相辅相成，形成他独特的诗评风格。邹老师的这种对学术的研究方法也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和评析的时候，永远要保有一份对生活常识的热爱和对不符合常识的部分进行戏谑的勇气和智慧，这常常是一个人理性思考的基础。其实，一百年前契诃夫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是啊，这的确是一种最可靠的标志：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说笑，那他就完蛋了！……要晓得，哪怕这个人额头有七指宽，那也不是真正的智慧。”“一个缺乏诙谐感，不了解喜剧事物的人，也不能真正地体会悲剧和正剧，他在心灵上不够丰富。能够暴露生活中内在的可笑性的幽默是正剧和悲剧的亲兄弟，它们出自一个来源——现实的矛盾。”

在我博士毕业，进入高校担任教师之后，繁重的教学工作和家庭琐事渐渐磨灭了我学术研究的锐气。有的时候，也许是远离邹老师的缘故，我觉得自己似乎在渐渐丧失前进的动力和勇气。所幸邹老师并没有遗忘我这个学生，他会不时地在网络上留言给我，也会针对我的文章做一些点评，有时也对我提些希望与建议。这些点滴留言与谆谆教诲，常常会重新点燃我战胜自己的惰性、努力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勇气与希望。

“你无力战胜这三只野兽，我带领你走另一条途径，引导你游历罪人接受酷刑的永劫